

文化相对主义： 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

姚君伟 著

74

东南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育”丛书

文化相对主义：

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

姚君伟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依据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框架,对美国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 - 1973)跨文化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及社会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认为赛珍珠对中西文化的异同作了认真的思考,并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她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没有纠缠在对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上,而是追求异质文化之间的和谐相处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乃至最终可能的融合。

本书认为,赛珍珠的创作有其文学上的成就,但更有其文化价值,这一创作充分地体现出她的文化相对主义精神,在 21 世纪的今天仍是一大值得挖掘和利用的文化资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 / 姚君伟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12

ISBN 7-81050-913-6

I. 文... II. 姚... III. ①赛珍珠(1892—1973) - 人物研究
②赛珍珠(1892—1973) - 小说 - 文学研究 IV. 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704 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兴化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 字数:204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发行科调换。电话:025-3792327)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28)
第二章 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文化·····	(69)
第三章 赛珍珠非小说中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101)
第四章 赛珍珠小说中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	(137)
结语·····	(170)
主要参考书目·····	(175)
附录 I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评《赛珍珠研究》·····	(187)
附录 II 东方、西方及其小说·····	(193)
附录 III 中国早期小说源流·····	(210)
附录 IV 中国赛珍珠研究资料辑录·····	(225)
后记·····	(245)

导 论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孔子

啊，东便是东，西便是西，
这两者永不会相遇，
直到在上帝最后审判的宝座前，
地和天都静静候立；
可是当两个壮汉彼此相对，
哪怕他们来自地球两端，
便不再有东西之分、不分民族，
也不分血统的高低贵贱！^①

——R·吉卜林

至少在中国，上引第一题辞已是家喻户晓。孔子这句话（《论语·颜渊》）实际上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另一句包含了同样的文化精神的话是“天下一家”，代表中国儒家的一种重要思想。这样一种理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并普遍地体现在中国人对待他人、他民族的态度上。事实上，它体现了中国文化包容万物、接纳异质文化的胸襟，尽管孔子所谓的“四海”、

^① 原文见 Charles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rev. ed.). London: MacMillan Limited, 1978, p. 180. 此处采用张隆溪先生译文，见史景迁讲演、廖世奇等译：《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2版，第220页。

“天下”仍旧指中国。

与此相反,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在《东方和西方的歌谣》中所说的“东便是东,西便是西”似乎暗示了两极——东方与西方——的存在,在同一星球上的东西两半球生活的不同民族似乎只能是做陌生人了。长期以来,吉卜林的这一断语由于其所包含的殖民帝国主义色彩而受到抨击,人们视之为面对东西方文化时西方人的一种典型的思考方式和思维定势。批评者认为,在吉卜林看来,东方人和西方人并非是生活在同一地球、沐浴在同样的阳光雨露之中的兄弟姐妹,相反,他们互相隔绝,遥远而陌生,对于彼此的文化,他们也相当陌生,甚至一无所知,遑论去理解和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情感?当然,从逻辑上讲,既然知道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话,那么彼此还是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的。但是,如果这一推理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我们会吃惊地发现,使彼此互相隔绝、不相往来的便并非是一种无知,而是一种冷漠了。世界上推崇异质文化交往、追求不同民族间互相理解的人对吉卜林持激烈的抨击态度,也许他们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然而,查尔斯·卡林顿(Charles Carrington)在《拉迪亚德·吉卜林:生平与创作》这部传记中,却指出“在吉卜林的诗作中,这些诗行(指笔者这里摘引的)是被引用得最多、也是遭到最大误解的几行诗,人们的理解与吉卜林的原意正好相反”。^①查尔斯·卡林顿认为,前两行诗应当理解成对《圣经·旧约》中的《诗篇》的一个回应。在《诗篇》中,东与西这一修辞手段是被用来表达一个意思,即尽管东西方远隔重洋,但它们之间仍旧存在着普遍的神的权威,而后面两行诗则是吉卜林自己的评论,其主旨与大卫王要说的是一致的,

^① Charles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rev. ed.). London: MacMillan Limited, 1978, p. 180.

即东西方并不是迥异的,“相反,在内心深处,所有种族都一样”。^①

不管卡林顿这里的重新阐释是否符合吉卜林的原意,它所传达的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信息,其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流传甚广的误解(或者理解?)和卡林顿的理解(抑或误解?)均代表了人们的一种根本的意愿,即进行文化交流,从这一交流中,双方都能受益无穷。如此看来,以前人们认为异质文化迥然不同、因而根本无法沟通的观念有望得到消除。

但是,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不同国家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文化交流、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讲是难以避免的,不过,等到意识到文化交流,尤其是异质文化交流绝对必要时,他们发现这么多时间已经流逝。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人在已经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吃惊地发现,把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不同角落的人们隔开的决不再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是相互理解,还是维持互相误解的状况,对于双方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不管我们是从受益还是受损的方面来考虑问题。

当然,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在促进异质文化交流方面,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还是有过一些走在前面披荆斩棘的人物,虽然,事实情况让人感到不无沮丧,因为这些人物数量相当少,难得一见。本书将集中讨论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她所处的时代,东西方文化之间充满了冷漠和敌对,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东西方彼此间真正的了解很少。这个人物就是玻尔·康福·赛登斯特里克(Pearl Comfort Sydenstricker),即闻名于世的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

赛珍珠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可谓既熟悉又陌生。在西方人那里是这样,对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来说,亦复如此。以下这些事

^① Charles 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His Life and Work* (rev. ed.). MacMillan London Limited, 1978, p. 180.

实有关赛珍珠一生所作出的贡献,就是人们熟悉的事情。赛珍珠推崇上面提及的孔子格言——天下一家,赛珍珠也推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强调普遍的兄弟情的观念;赛珍珠理解当时双方对彼此基本上一无所知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她父母所代表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越来越迷人的东方世界;赛珍珠成功地避免卷入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谓争论之中;赛珍珠坚持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每种文化都有其长处,当然也有其短处,因此,它们应和平共处、互相学习;赛珍珠改变了西方人心中对中国人所建构的扭曲的否定性形象(我拟在下文中,对这一否定和扭曲作一概括,这一形象在西方人的意识中长期存在,因此,要改变这一形象,如果说不是绝对不可能,但要做到,也是极其困难的);赛珍珠尽毕生之努力,为了东西方双方的利益,在这两个世界之间铺路架桥。赛珍珠是一位多产作家,她的作品极大地帮助了并仍在帮助中国以外的人们了解和熟悉中国和中国人,并对他们发生兴趣。她创作出以《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为代表的作品,真正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态度。^①应该指出的是,《大地》和她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新颖的创作题材。赛珍珠以充满爱心和同情的笔调,开辟了一片几乎是无人耕耘过的天地,她也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向西方阐释中国的本质和生存环境

① 笔者不止一次地发现,西方派往中国来教英语或其他一些科目的教师出发之前仍旧带着自己购买或父母赠送的赛珍珠的《大地》,他们甚至自信地认为,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这当然是个大误解,但也反映出赛珍珠所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程度之深。尚营林先生也在一篇纪念赛珍珠的文章中提起一位曾在中国暨南大学教书的美国专家所说的事情。这位美国专家说:“赛珍珠的书在美国青少年中至今仍有影响,我自己年轻时,就是通过读她的作品了解中国的。在从香港到广州的路上,我就忆起了她书中的一些描写。”尚营林《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纪念赛珍珠诞辰一百周年》,《河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的开创性人物。

当年,不同国家的很多人曾经非常熟悉赛珍珠,事实上,他们又怎么能不熟悉她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赛珍珠作品的热心读者对当年他们阅读赛珍珠的作品,尤其是关于中国的那些作品所作的美好回忆。

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一位业已功成名就的美国华裔作家,她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等作品已成为美国文学史,尤其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她在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说出了自己对赛珍珠作品的赞赏和感激。她认为,赛珍珠第一个通过文学创作使西方人听到亚洲人(当然包括中国人)的声音,她说赛珍珠“以移情手法和同情之心”来塑造中国人形象,“正是通过这些形象,赛珍珠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父母,她向我展示了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生存环境”。^①

另一个例子是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她是唯一一名和赛珍珠一样荣获普利策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1994年9月1日,莫里森获该年度赛珍珠妇女奖(Pearl S. Buck Woman's Award)。她在作例行受奖演说时,说她读起赛珍珠作品来“津津有味”。她幽默而真实地谈到赛珍珠对她的误导,因为后者的作品让她相信所有的作家描写其他文化时都会是“同情的、强调的、诚实的”。莫里森认为,赛珍珠的创作表明,为了描写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作家并非一定要被同化,他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角度。莫里森说:“我在赛珍珠作品中所看到的正是我试图在

^① 引自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3. 译文采用刘海平等译:《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

自己的写作中努力追求的东西。”^①

汤亭亭和莫里森这样世界闻名的女性仅仅是许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赛珍珠影响的小说家和文人中的两个例子。不必说,他们对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作品非常熟悉,至少是曾经非常熟悉。同时,包括评论家在内的人们也清楚,在以中国为创作题材的文人作家中,赛珍珠创作最丰、读者面最广。有数据表明,赛珍珠是 20 世纪作品翻译成外语最多的美国作家。“她的书流传极广,大多数图书馆里均能找到,现在还有许多人阅读参考。这些书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向西方人宣传中国文化的渠道呢?通过对中国人的生活所作的生动而富于同情心的描写,这些作品使得大量的美国读者开始羡慕和尊重中国和中国文化,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②需要说明的是,这是 20 世纪 40 年代所作的评价。赛珍珠及其作品 20 世纪 30 年代确实广为人知,非常流行,尤其是在《大地》^③出版后、以及她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正如史学家小詹姆斯·汤姆森 (James C. Thomson Jr.) 在“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所说的那样,“从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以来,历史上还未曾有哪位西方作家像赛珍珠这样对这么多人产生过这样的影响”。^④

除开文学创作,赛珍珠也不知疲倦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寻找

① 美国《信使报》(The Intelligencer), 1994 年 9 月 2 日。感谢美国赛珍珠基金会前理事长格雷丝·C. K. 萨姆女士 (Grace C. K. Sum) 从美国寄来这期报纸, 使笔者写成《托·莫里森获 1994 年赛珍珠妇女奖》这篇报道, 见《世界文学》, 1995 年第 1 期。

② Charles S. Braden. The Novelist Discovers the Orient.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7, Feb. 1948, p. 170. 另据一些数据表明, 赛珍珠在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一百多部著作, 发表千余次演讲, 其作品曾被译成 145 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

③ 仅指《大地》三部曲 (也称《大地上的房子》, *House of Earth*) 的第一部, 不包括三部曲的后两部《儿子们》和《分家》。

④ *Alumnae Bulletin, Special Issue: The Pearl S. Buck Centennial Symposium*. 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 Fall, 1992, p. 5.

每一条可能的途径,努力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了解。成为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前后,赛珍珠还写下了许多非小说作品,发表了大量的演说,其宗旨十分明显,她要呼吁不同种族、不同民族和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更多地交流、理解,相互爱戴。在很大的程度上,赛珍珠这位中国阐释者在人类不同成员相互理解和宽容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地体现在她的非小说创作和人道主义活动方面。1941年,赛珍珠创办旨在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东西方文化协会,并担任主席;1949年,赛珍珠创办“欢迎之家”,这是美国第一家跨国界、跨种族的收容机构,专门收容美国军人在海外与亚洲妇女非婚生弃儿;1949年,她设立一个基金会的愿望得以实现。她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基金会,日后,她把自己的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投入到了基金会上,大大改善了成千上万名美亚儿童的生活质量。至于她的非小说创作,此处希望略提一下的是《我所认识的中国》(*China As I See It*, 1970)和《中国今昔》(*China: Past and Present*, 1972)。前一部书是她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和演讲集。在书中,我们能读到的文章有:《中国的土地和人民》、《向西方阐释中国》、《中国和西方》、《东方与西方——我们不同吗?》、《中美关系》、《东方与西方》、《美国人一些有关中国人的神话》,等等。在这些文章里,赛珍珠又一次袒露了她对中国长期以来怀有的美好记忆、关心和爱戴,同时,也表达出她真诚的愿望,这就是希望她的美国同胞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因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我们必须这样”。在该书的“前言”中,赛珍珠表达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她这本书的推出是适时的,“因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中国人对待外面世界的态度将会改变,……我们必须准备好适应这一改变”。

赛珍珠所作出的这些努力和她的文学创作一起,使得她在国际上成为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赛珍珠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奇怪的是,在

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赛珍珠似乎成了一位隐身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因为许多人故意希望对她的影响视而不见。在我们作出进一步分析之前，同样，让我们来考察一些事实，看看人们对赛珍珠及其作品的忽视和排斥。

赛珍珠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包括评论家和史学家。可是，赛珍珠的作品从来就没有被接受为文学经典，在美国文学史上素来就没有地位，美国文学史家对她可以说未曾有过丝毫的关注，更别说肯定了，他们一概将赛珍珠逐出他们所撰写的文学史。

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史家罗伯特·斯皮勒（Robert Spiller）等编纂的《美国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3）给予赛珍珠的评论篇幅仅仅是两行半。而与此同时，对于美国文学史上其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则显得非常慷慨大度，分配给他们的篇幅是两页或者更多，这些得主包括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获奖）、尤金·奥尼尔（1936）、威廉·福克纳（1949）和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在学术界，这部美国文学史是非常权威的，长达一千多页，但对赛珍珠几乎是一跳而过。

1988年，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等评论家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 S.*）出版。这部权威的文学史也长达一千多页，但是，史学家们对她依然不屑一顾，全书虽然两次提及她，可只是作为一个例子而已，“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舍不得花在她身上”。^①

再看一例：

彼德·康（Peter Conn）在《赛珍珠传》的“前言”中以一种几乎是忏悔的口吻谈到他在研究中曾经与赛珍珠保持距离：“文学界大

① 张子清先生第一个注意到以上两个忽略赛珍珠的例子，见《赛珍珠与中国——纪念赛珍珠诞辰一百周年》，《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1期。

多数人已把赛珍珠从正文贬到脚注的地位,并为此而自鸣得意。应立即加以说明的是,对此评判,我以往也是一直赞同的。”^①在这篇“前言”中,彼德·康叙述了他对赛珍珠的再发现的过程。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他在1989年出版过一部长达六百页的美国文学史,对从17世纪的清教布道士尤里安·奥克斯(Urian Oakes)到20世纪的无产阶级宣传家季欧卡姆·巴特里(Giacomo Patri)的几乎每个作家都给予评述,可他对赛珍珠却只字未提。

赛珍珠的背运并非始于上面提及的文学史中的排斥。事实上,早在她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该奖为许多自信的或者自卑的候选作家所觊觎),至少可以说是从这一天开始,她就成了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作家,这不仅在美国,在中国也一样。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赛珍珠差不多从文学评论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其文学声誉降到最低点。

她当然没有真正消失。毕竟,她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她在人道主义事务方面又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正是有了她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东西方互相之间的态度才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态度改变了。客观地讲,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赛珍珠似乎已经从人们尤其是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意识中退去,但赛珍珠只是被忽视,却从未被遗忘。她被美国文学史家排除在外,主要原因也许一是在于她所择取并拓展的中国题材,二是在于她的创作从来就不符合评论家和史学家用以分析文学经典的那一套纯文学标准,而这些文学经典当然是更适于他们作评论和美学分析。而即使对赛珍珠的写作艺术存在着太多的不赞同,但仍旧有一些美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对她

^① 引自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 刘海平等译:《赛珍珠传》,漓江出版社,1998,第3页。

的创作实践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辛克莱·刘易斯便是其中一位。近年来,包括美国评论家和作家在内,人们已经开始重新评价赛珍珠,经过迄今已逾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学者们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使得赛珍珠在很大的程度上又重新回到了昔日的辉煌之中。

就美国学界所取得的成果而言,值得一提的包括赛珍珠(评)传、赛珍珠作品目录以及专题研究论文和论著。就传记而言,相对比较重要的有六部,它们是科妮莉亚·斯潘塞的《流放的女儿:赛珍珠传》(*The Exile's Daughter: A Biography of Pearl S. Buck*, 1944)、保罗·A·多伊尔的《赛珍珠》(*Pearl S. Buck*, 1980)、西奥多·F·哈里斯的《赛珍珠传》(*Pearl S. Buck: A Biography*, 1969)、诺拉·斯特林的《赛珍珠:一位充满矛盾的女性》(*Pearl Buck: A Woman in Conflict*, 1983),以及彼德·康的《赛珍珠传》(*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1997)。上述这些传记作家在书中叙述了赛珍珠的生平故事,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这位杰出妇女(应该说是超级妇女)的成长史和成功史,并对其各个时期的创作作了深度各异分析和探讨。这些传记对赛珍珠这位传主的讨论虽然采用了各不相同的方法,却都帮助人们加深了对她的了解和理解,重新引起更多的人有兴趣来重新关注这位长期被忽略的作家,也使得赛珍珠研究不再是被人遗忘的角落。

除开这些传记(其中保罗·A·多伊尔和彼德·康的两种可被视为评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还有1992年春天在赛珍珠母校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召开的“赛珍珠百年诞辰国际研讨会”。这是有关赛珍珠的首次国际研讨会,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赛珍珠学者聚会赛珍珠母校,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和体会。不仅如此,这次研讨会代表的构成本身也标志着东西方的一次相聚,这本来就是赛珍珠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代表们提交和宣读的论文会后以《赛珍珠的几个世界》(*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Buck, 1994) 出版。^①早在这本论文 4 集出版前两年,即 1992 年研讨会之后,《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校友通讯》就推出一期特刊:《赛珍珠百年诞辰研讨会》(*Alumnae Bulletin, Special Issue: The Pearl S. Buck Symposium*),其中收入了会议论文摘要、会议情况报道等等。这次国际研讨会理应视为在 20 世纪末文化语境中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评价赛珍珠这位国际知名人物的开始,称其为美国或国际赛珍珠研究史上的一个真正的转折点,一点也不过分。

学者们、评论家们在重新发现和评价赛珍珠的时候,同时也在重新发现自己和他们的前辈。细读这批会议论文,给笔者留下很深印象的论文不在少数,其中印象最深之一的当属简·M·拉布(Jane M. Rabb)所发表的演讲。这位曾为《杰出的美国女性》(*Notable American Women*)写过“赛珍珠”词条的女学者的讲演以《谁怕赛珍珠?》为题。她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自己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吃惊地发现有关赛珍珠的材料极其匮乏,那可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风风火火的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视角发掘出一大批女性作家,也产生了一批有关她们的研究专著;到了 80 年代中期,她仍旧感到惊讶,因为对像赛珍珠这样杰出的女性的关注仍旧是那么少。简·M·拉布感到“知识分子和女性主义批评家中,仍旧普遍存在着无知、蔑视或者冷淡”,为此,她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有人害怕赛珍珠。一些美国人认为,赛珍珠在中国度过前半生,所以,她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另一些人觉得赛珍珠的成功是某种可怕的事情,这一成功似乎是在嘲笑他们平庸的文学生涯。除了怕她,对她怀有偏见,拉布还提醒说,就连钦佩赛珍珠、希望改变目前对她的忽视状况的学者也同样有

① Elizabeth J. Lipscomb, Francis E. Webb, and Peter Conn, eds.,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4.

感到害怕的理由:

她如此杰出,这就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一个学者,不管是男是女,也不管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假使他(或她)致力于认真的赛珍珠研究,那么,他不仅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同时,也是在拿自己的学术声誉和生涯冒险。^①

拉布说这番话的涵义是什么?她只是要向我们表明在严肃认真的赛珍珠研究中让人感到害怕和有困难的地方。以下的情况是赛珍珠研究学者所共知的,又是他们必须面对的:赛珍珠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如前所说,她出版过一百多部作品,发表过大量的演讲、剧本和文章;她是个非常喜爱旅行的人;她对中国古代小说、对《圣经》都非常熟悉,对英美文学尤其是英美小说也有过广泛的涉猎;再者,她的个人生活阅历那么丰富,又非常复杂。^②众所周知,一个成功的学者必须直面他的研究对象;换言之,学术研究往往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研究对象就此从客体转变为另一主体),就文学批评这一领域而言,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她/他所择取的作家其人其作,要研究该作家,就必须了解他所了解的东西,阅读他所阅读的书籍,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获得“了解之同情”。而面对赛珍珠这样的跨文化研究对象,研究者本人最好还要具备她所亲历过的文化氛围的实际经验,这样,研究才能获得真正可靠的成效。要做到这些,谈何容易?这是一个大挑战,也就是说,面对赛珍珠,学者们就会面对自己的局限。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学者勇于接受挑战,并在这一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前期成果。

① Elizabeth J. Lipscomb, Francis E. Webb, and Peter Conn, eds.,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1994, p. 108.

② 同上,第 108 页。

研究“赛珍珠在中国”这一课题,中国学者也许更有发言权。毕竟,中国是养育赛珍珠的地方,她也是以中国题材的开掘而赢得人们一度的关注的。对中国题材,与别国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显然更为熟悉。

大致说来,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在翻译和研究赛珍珠的作品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尽管学者们对她褒贬不一。“自 1930 年发表第一篇评论《东风·西风》的文章起,到 1934 年赛珍珠离开中国回美国定居时止,中国的报刊、杂志和译本的序、跋、后记,至少发表了五十篇介绍和批评赛珍珠及其小说的文章。”^①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热情冷却了,而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冷战时期,赛珍珠及其作品在中国遭禁,那也是可以想见的事情。

就赛珍珠评论而言,还是有严肃的学者非常细致地分析她的小说,并给予它们以高度的评价,同时,在这一评价中,我们也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赛珍珠的作品,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也有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赛珍珠在她的中国题材的作品中,描写了有关中国农民落后的生活状况,描写了贫困、无知和不卫生的生活环境,这一发现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同时也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当他们耳闻赛珍珠因为中国题材的小说而被授予一个作家所能得到的世界最高奖赏——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生活,都有一种被伤害的、恼怒的强烈感受。一个美国小说家描写中国和中国人的小说作品被人认可,而本来,按照他们的惯性思维,这是中国作家的题材和专

① Liu Haiping. *Pearl S. Buck's Reception in China Reconsidered,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p. 58. 王云娟译:《中国对赛珍珠其人其书的再认识》,载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第 166~176 页。